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四十九回 靈秀村濟公戲李順 店小二空喜得黃金

話說濟公從陳員外家出來，一直望東大路行去，還未數步，抬頭見昨天的那個道士，仍拉著刀，立於當路。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你倒還在這裡嗎？真難為你了。」那道士見了濟公，把眼睜睜，把嘴張張，苦於不能出聲。瞧其意思，頗知懊悔，似欲求濟公放他的形狀。濟公走近他身旁，笑說道：「你可知道我和尚利害嗎？」道士聞言，把頭點點。濟公道：「像你這賊黨，本應殺卻，給百姓除害。我和尚出家人，以慈悲為本，有一份好生之德，念你昨夜立於此地，風吹露宿，已經辛苦了，就此去罷。」說罷，用手一指，把定身法退了。道士立刻手脚活動，行走自如，抱頭鼠竄去了。濟公這才望玉山縣城而奔。走了半天，到一個村莊，名叫靈秀村，合村約有百數人家，各項店舖都有。濟公一瞧，見西市梢就是一座酒店，招牌上大書「壺隱」二字。往裡一瞧，見坐客不少，呼么喝六，都吃得面紅耳赤。濟公走到掌櫃前，說聲「辛苦」，往裡就走。掌櫃的見他是個窮和尚，理也不理，眼望他進去，就坐在靠東桌上，呆呆的對著許多酒客瞧個不住。一想：這個窮和尚準是吃白食的。忙喊跑堂李順過來，附著他耳朵說了幾句。跑堂的點點頭，走到濟公面前笑說道：「大師傅今天難得來照顧我們生意。」濟公道：「我不是照顧你一吊兩吊的，你先把人參露給帶兩壺來，再去一桌海味酒席，我和尚今天要吃得好，給你幾吊小賬。」李順道：「酒菜都有，只是這裡規矩，是先會賬後吃酒的。」濟公道：「要先會賬嗎？也行得，你瞧我是個窮和尚。我袋裡白銀黃金、奇珍異寶，無所不有，你如不信，就來瞧瞧罷。」說罷，從身上取出一塊一塊黃的白的，都是些整塊金銀，約有數百兩；又取出許多珠翠瑪瑙、寶石珊瑚，不知其數；最後取出一珠，大如蒲桃，光彩奪目。原來宋時年間最貴重的是珠子，一個人只須得到黃豆兒大的一顆，就可值白金萬兩，終身吃喝不盡；又宋時黃金一兩，可換白金五兩，故那時等閒人家，都沒有此物的。

濟公把這些東西擺在桌上，害得旁邊吃酒人眼都紅了。跑堂的一瞧，心想：人不可貌相，看他穿的如此破爛，滿頭油泥，像個乞丐一樣，焉知他身上竟帶著許多珍寶！莫不是這和尚不是好人，這東西都從劫奪而來？濟公見他沉吟，一揚手取了一塊黃金，約有兩餘兩，遞給李順道：「我出家人要這東西無用，就多使些兒也不希罕。你方才說這裡規矩要先會後吃，我就先給你，待我吃好照算，多餘下來的都送你做了小賬罷。」李順一想：這塊黃金，可值白銀五六百兩，他至多吃了二兩，准可多餘五百餘兩，一齊給我，我豈不立刻發財？天下只怕沒有這樣好人，他莫非問我說說笑話罷了。就把臉一笑，說道：「師傅說話，可是真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誰給你玩呀？我說給你，一定給你。」李順聞言，頓時滿臉笑容，歡天喜地，說道：「師傅真給我，我可造化了，我李順先給師傅磕個頭謝謝！」說罷，即時雙膝點地，叩了幾個響頭。濟公拉他起來道：「小事一團，不便行禮。」李順起來，拿著黃金，嘴裡咕嚕咕嚕的說道：「我今天活該，忽然碰到財神爺，發注大財。」說著話，忙忙跑去。

濟公又叫道：「李順回來，李順回來。」李順一回頭，見濟公招手，忙復回來道：「和尚老爺，喚我做什麼？」濟公道：「你走來，我叫你。」李順走近身旁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濟公悄悄附著耳邊說道：「我見那個掌櫃的凶狠非凡，你若把黃金交付他，我一走，他准乾沒你。你的勢力又不如他，就是告到當官，也沒憑沒據，我教給你一個主意罷。」李順忙道：「大師傅眼力不差，我們掌櫃的果然凶橫得很的。人家喝酒的多給了幾個錢小賬，他就要眼紅，不是硬同我對分，就是乾沒我；我若同他爭幾聲嘴，他立刻就要歇我生意。我全家五六口，大的小的、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，都靠著我一口兒吃飯的，那裡歇得生意？可只忍著一肚子氣，不敢爭論，我這個氣也吃的苦了。方才匆促之間沒想到，大師傅一提，就把我提醒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自己有銀子沒有？」李順道：「有有，我前天在那邊桌上拾得二兩餘兩，現在藏在枕底下。」濟公道：「你要有銀子，就把我的黃金藏起來，拿銀子出來，給我一會賬，這塊黃金就算是你的了。我橫是連酒帶菜，不過兩餘兩的東道，你給我一會就算了，省得他來奪你。」李順連連點頭道：「不差不差，師傅真是好算計，准是這樣辦罷。」濟公說：「既如此，你就去罷，給我酒菜拿來，我喝了還要趕路哩。」李順答應，跑到自己房中，把黃金用紙裹好，把前天偷人家的二兩銀子放在衣袋中，反鎖著門，忙到裡面，端著酒菜，排在濟公面前，濟公就大喝大嚼起來。李順站在旁邊，一味應酬濟公，人家酒客叫他，他那裡還聽得，弄得人家動火發性子，敲台拍桌，鬧個不了。好容易掌櫃出來勸解，方才走散。

掌櫃的發話道：「酒館子的跑堂是不容易當的，人家白臉進店，紅了臉出去，全仗應酬週到。若人家歡喜，不惹人家動氣，尚且還要有禍哩。你這個人，只應酬一個窮和尚，餘外的客人叫你使喚，你俱不見不聞，這如何使得？」那李順的性情本是剛暴的，今天得了這塊黃金，心中更有恃無恐了。他心中一想：我既發了如許大財，就算是個富翁了，何必再在這裡做此職業，受他閒氣？於是就一撇嘴，一沉臉，說道：「你說吾當不了這個職司，吾就不當罷，明天准搬鋪蓋。」掌櫃的一瞧他形狀就有氣，說道：「好好，你既不願，吾也不少你，你今天就給吾走路罷。」李順道：「今天走也不要緊，你把三個月算給吾罷。」掌櫃的道：「好，吾就算清給你。」

正在賭氣的時候，忽然外面進來一人，頭戴寶藍緞六瓣壯士帽，身穿寶藍緞繡花英雄氈，腰束淡黃絲絛，肋下佩著寶劍，腳穿青緞快靴；身長八尺，面如鍋底，兩道粗眉，一雙怪眼，頷下一部鋼須，正如鐵錐一般，滿臉橫肉，意氣凶橫。掌櫃的一見，就笑臉相迎道：「沈大太爺那裡來？」原來此人姓沈名雷興，就住在這靈秀村的西市梢。自小不務正業，專一打劫過路客商，取了他財物，就把人殺了，不是投於山河中，便是埋於山腳下，受他害的人也不少，因為他膂力過人，殺人不眨眼，人家送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劊子手」。他手下有幾個把弟兄，都同他動手做事的。他這天因打探得有個大客商家，帶著有數萬銀子的貨，從杭州出來，路過此地。所以約了四個弟兄，一個叫黑虎偷趙之漢，一個叫白虎星江杭，一個叫掃帚星白殷齊，一個叫回馬槍胡通，在這酒肆中聚會，等候著富商。他一個人先到，一進門，掌櫃的就慇懃款待，他也不理會，四面一瞧，見濟公那裡一桌空閒著，就在那裡一挨身坐了。

其時濟公酒已喝完，將要走了，見那人一到，又叫李順再添兩壺來，慢慢兒的自斟自酌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吾身上帶著如此貴重東西，那好走路？倘被人家瞧破，如何是好？」說畢，又把方才的許多一塊塊、一件件的摸出來排在桌上。又自說道：「不要說別件東西，就是這顆珠子，已經值得六七萬了。」那沈雷興聽的清切，心想：這是窮和尚，怎麼有值六七萬的寶貝在他身上？一回頭，見濟公正把那顆大珍珠在手中玩耍。仔細一瞧，光彩耀目，圓勻出眾。心中大驚道：這顆珠子照時價而論，一二百萬也值得，何止六七萬？又見桌上黃白二金及許多珍寶，不計其數，就不知不覺，眼中生出火來，暗想：他只有一個人，吾何不暗暗跟他，跟到僻靜的所在，一刀殺了，就把這些東西奪在手中，豈不頃刻間成了一個大大的財主？從此就可創基立業，安享榮華了。主意想定，就叫跑堂的李順，快拿酒來。不到一刻，酒菜都已擺上。

濟公見他喝著，叫李順過來道：「吾喝完了，你去會賬罷。」李順一算，統共吃了三兩二錢銀子，走到櫃上，就把自己銀子摸出會了賬。濟公把桌上的許多珍寶金銀袋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吾走路很快，今天必定趕的上城。」沈雷興一想：吾剛正吃酒你就走了，你走路一快，吾趕不上你就壞了；不如用個羈身之法把他羈絆住了，待吾四個弟兄來了，一同跟他去，好動手。想定主意，即時笑容可掬，起身走到濟公桌前，拱手說道：「師傅，你一個人吃酒太寂寞，吾等朋友心焦的很，吾看你老人家圓通得很的，吾們何不兩人並了一席，彼此談談心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好，原是吾酒鈔沒有，這筆只好算你的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師傅笑話，我請你喝酒，自然是吾會鈔。」濟公道：「只是太難為你，萍水相逢，沒緣沒故，就要你會賬，問心說不過去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大師傅太拘了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你老人家又是出家人，本來受十方佈施的，有什麼要緊？快來快來！」濟公笑道：「你這朋友真爽快，吾可不客氣了。」說罷，就坐在上位。沈雷興又叫李順過來，拿一分杯箸。

李順一想：這沈雷興是個著名吃白食的，和尚同他一談心，這一席又準是和會賬的；倘然和尚仍要在那塊黃金上還賬，吾豈

不又要少賺□數兩銀子。就有些兒不甚情願的意思。沈雷興見他怠慢，把手向桌子一拍道：「今天你太太爺來照顧你生意，你倒不情願嗎？」掌櫃的聞聲，忙過來柔聲恰色的說道：「沈爺莫要動氣，他今天本有些不情願，方才被酒客已經混罵過。吾說了他幾句，他就給我作對，叫吾算給他薪工，吾正要開發他。你老人家剛正走來，沒人應酬，所以暫叫他端端酒菜。不料他還敢怠慢，其實可惡，吾立刻開發他走罷。沈爺同大師傅要酒要菜，只管吩咐，否自己來服侍罷。」說罷，就對李順道：「你走路罷、你的薪上吾早已給你算清楚，一共三吊五，現在放在吾櫃上，你拿著走罷，吾這裡沒你的事了。」李順噉著嘴，頭也不回走到櫃上，背起錢，往自己房中去卷了鋪蓋，逕自去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